

本土文本



阳台上的菜

(小说)

□施 勇



绘图 瞿溢

地方断了。”

沈汉文临走时，老郭黯然道：“下次你来，我恐怕不在这儿了。”

“不住这儿，去哪里啊？”

“房东看我这样子，说要收回房子，不租给我了。”老郭说，“我儿子说，实在不行，就去养老院，那儿服务好。”

“嗯嗯，孩子们也忙，各有各的事，还是去养老院好，那儿有人照顾。”沈汉文点点头。

“要是像朱美玉那样就好了。”老郭幽幽说道。

沈汉文无言以对。拆迁前，朱美玉的屋子就在沈汉文家后面。老太太八十三岁，还能自个儿耕地收种，看上去身体健朗。谁也没料到，在签完拆迁协议不到一周突然走了。老哥们谈起她，都说老太太聪明，早不走晚不走，签到了补偿款和安置房才走，一没给子女添麻烦，二还为子女涨了财。

回到租住的地方，沈汉文呆坐了好长时间。到了中午也没心思做饭，和衣靠着床头迷迷糊糊睡了过去。沈汉文做了个梦，梦里他回到小时候，在一个浓雾弥漫的早晨，父亲带着他去镇上赶集。这雾真大，连父亲的脸都看不清，只觉得一只大手牵着他跌跌撞撞地向前。集市沿着街道两侧摆开，绵延向前，总走不到底。地摊一个接着一个，在雾中若隐若现。一些新奇好玩的东西经他眼前一晃而过，迅速隐去。在一个售卖竹编小动物的摊前，他忍不住停了下来，摊主正用草绳缠绕竹篾，慢慢地编织一件东西。

这一点，蔡老师倒是看得通透。给完了月饼，蔡老师又说，只要丫头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她不求什么。

“以后会去美国养老吗？”沈汉文问。

“干吗去美国？在这儿不是挺好？孩子们有孩子的事，不要总想着靠他们。”蔡老师说。

“不靠他们，那靠什么呢？”蔡老师没有说下去。

生菜的叶片很嫩，像一嘟噜碧绿的花朵，轻轻一拔就握在了沈汉文手中。它有一种特有的清香。老伴在的时候，经常用它烧汤，生菜叶

接踵的人群如一堵厚实的高墙，屏蔽了他与父亲的联系。

老年机的铃声特别嘹亮，把他从惊惶中解脱出来的是儿子沛林的来电。说晚上过来吃饭，让他多煮点饭，菜就不要准备了，他们带过来。虽然乡下的院子没有了，儿子儿媳还是保持着周末陪他吃顿饭的惯例。

沈汉文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时间还早，到了四点半再淘米煮饭差不多。多出来的这一段空当，他准备摘些菜给蔡老师。蔡老师的女儿在美国。前些天中秋节，女儿给她寄来了两盒月饼。那天，沈汉文和小区里的几个老年朋友坐在蔡老师车库里闲聊。蔡老师拿出了月饼，给他们一人一个。笑着自嘲：“我丫头真是，咱们中国自己的特产，还非得从美国买了寄过来。”大家都说，这可不一样，是丫头的孝心啊。

太阳转过对面楼房的屋角，从西面墙头那棵高大香樟的树顶缓慢地滑下。几个老人各自回去了，沈汉文才将生菜放入塑料袋下楼去。

蔡老师在拣扁豆，戴着老花镜，将扁豆荚一个一个地对着灯光透照。沈汉文拎着生菜进来，说：“蔡老师，做什么菜呢？”

“扁豆米饭，有没有吃过？”

“扁豆米饭？第一次听说呢。”沈汉文将生菜放在桌子上。“这几棵生菜，我在阳台上种的，你尝尝鲜。”

“老沈，你太客气了。”

从蔡老师那儿回来，沈汉文的心情轻快了许多，像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来到客厅，沈汉文摁开了电视，拿起茶几上的遥控器，将频道转换了一圈，也没能让他静下心来。忽然想起饭还没煮，急匆匆地去淘米。将米倒进电饭锅时，他想起蔡老师说的扁豆米饭，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晚饭时，沛林又拎来一箱牛奶。他有些生气，儿子好像缺根筋，不晓得他的喜好，也从不询问他需要什么。有一回，拿来两个凤梨，他这老牙能咬得动吗？只得先冷藏着，时间一长，最后还是烂在了冰箱里。这事令他好长时间不痛快，他发觉自己变得越来越敏感了，诸如此类的小事，本不应该放在心上，现在却会耿耿于怀。(二)

鸡蛋汤，再加一小把虾米，既有菜的香味，也有汤的鲜味。沈汉文一个人后，却从未这样做过。他更喜欢炒着吃，也不像一般人家整叶整叶地炒，而是先将生菜叶切碎，揉去绿色的汁水，再与鸡蛋一起炒，吃起来清新爽口。

沈汉文在阳台一边摘菜，一边关心蔡老师车库门前的人。蔡老师的车库就在他斜对面的楼下，她的门前经常有人坐着聊天。几把生菜就这样送过去，被人看到了怕是要生出闲话来。

太阳转过对面楼房的屋角，从西面墙头那棵高大香樟的树顶缓慢地滑下。几个老人各自回去了，沈汉文才将生菜放入塑料袋下楼去。

蔡老师在拣扁豆，戴着老花镜，将扁豆荚一个一个地对着灯光透照。沈汉文拎着生菜进来，说：“蔡老师，做什么菜呢？”

“扁豆米饭，有没有吃过？”

“扁豆米饭？第一次听说呢。”沈汉文将生菜放在桌子上。“这几棵生菜，我在阳台上种的，你尝尝鲜。”

“老沈，你太客气了。”

从蔡老师那儿回来，沈汉文的心情轻快了许多，像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来到客厅，沈汉文摁开了电视，拿起茶几上的遥控器，将频道转换了一圈，也没能让他静下心来。忽然想起饭还没煮，急匆匆地去淘米。将米倒进电饭锅时，他想起蔡老师说的扁豆米饭，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晚饭时，沛林又拎来一箱牛奶。他有些生气，儿子好像缺根筋，不晓得他的喜好，也从不询问他需要什么。有一回，拿来两个凤梨，他这老牙能咬得动吗？只得先冷藏着，时间一长，最后还是烂在了冰箱里。这事令他好长时间不痛快，他发觉自己变得越来越敏感了，诸如此类的小事，本不应该放在心上，现在却会耿耿于怀。(二)

三月的郊外无需门票

(散文)

□李新勇

深处不知名角落里低吟浅唱的斑鸠和鸽子，合唱团一般，唱出了春的情绪、春的爱恋。

这季节，城里人仿佛选择了一场逃亡，从市区奔向田野。身后是一片退缩的高楼大厦，上紧发条的生活跟墙角的残冰一样，瞬间融化成一摊湿润的春水。

把身躯摊在三月的青草地上，尽情打开四肢，让风揉乱长发，拂过脸颊。让三月馥郁的花草香在鼻孔里漫漶，让三月的各种鸟鸣，包括风摇动春树的嘎吱声、牛哞、蛙鸣，流水般灌注到耳朵里来。

如果遇上一场雨，无论大小都再好不过。在无边的田野上，

让我们自由地穿越到张志和“桃花流水鳜鱼肥”的西塞山前，白居易“浅草才能没马蹄”的钱塘湖边，杜牧“千里莺啼绿映红”的烟雨楼台，辛弃疾“梦回人远许多愁”的玉楼，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瓜洲。

这季节是那么适合朗诵。面对五彩斑斓的田野，读余光中：“春天，遂想起遍地垂柳的江南，想起太湖滨一渔港，想起那多情的表妹，走在柳堤。”范蠡和西施在浅浅的思念和哀愁中复活了，他们越阡度陌，携手走在烟雨江南那长相厮守的旅途中。或者读海子的“春天，十个海子复活了”，他们长发齐肩，像一群涉世未深却心怀天下的少年，用忧郁

的眼神打量迷惘的世界，突然，一转身，将理不出头绪的世界暂时抛在脑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或者读默雷克：“我躺在春天的小山上，白云变成我的翅膀，一只小鸟在我前面飞。啊，告诉我，孤独的姑娘：你在哪里？让我留在你身旁！”

最最好的状态，是忘掉所有的文字，所有世俗的存在，把自己干干净净地交给春天，把眼前的阳光，当作世界元初的第一缕阳光，把眼前的田野，当作世界元初的第一块田野，从零开始，给万物第一次命名，让万物予人第一次感知……这情景，想想都是那么令人快乐，给人说不出的冲动和勇气。

林间半日

(散文)

□孙 剑

态，一丛丛簇簇分散在树木之间。一棵折断的枯木横斜在林子，那个“斜”字，诗文里总能生出诸多意境。“一带窗间月，斜穿枕上生”“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如果入画，一定催生了生命的无限想象。还有一些鹭鸶的绿色地笼，仿佛完成了夏日的使命，此时随意躺在茅草里休憩。虫子们一声不吭，仿佛都已进入睡眠。偶尔，一两只灰雀划过，在树枝间来回跳动，落下脆生生的几声音符。

在那种纯粹里，仿佛抚摸着大自然精心雕琢的每一条纹理，静静地看每一道岁月的痕迹。

被称为“森林歌手”的俄罗斯画家希施金，他描绘的林木，无论是独株还是从林，都带有史诗般的性质。林木的形象雄伟豪放，独具个性，显示出俄罗斯民族的性格。

面对这样的林子，他又是如何构图呢？疏密有致的树林远处，掩映着一些白色红色小楼，虚实变化丰富而凝练，有农人在有节奏地翻地，在灰色的调子上，红色的斗巾和小楼的红却又有暖色，是色与光的律动吗？

一切充满神秘和生命力。

北风没来的日子，萧瑟，刺骨……这些词语一概用不着。

编辑：李雨森 副编：刘干容 校对：周玲 组版：曹颖



江海新韵

万物相爱

(组诗)

□吴 华

冬日暖阳

一上午
太阳像踩着楼梯
向下的天使
给每一家每一户
送一盏温暖的火炉
楼下的女人已等不及
抱出被子
早早晾在阳台上
缀着蓝白条纹的
像是一朵白云
裹着一小片天
落在我的脚下
我站在窗前
等阳光路过
像等一个精神明亮的人
与我相拥

春天的早晨

住在怀里的鸟
伴着一只斑鸠的新喉
一同醒来
穿过玻璃门
照在房间墙上的阳光
像一个人
隔着尘世
送来的早安
放不下的
梦里的忧伤
我把她们
交给枕边的一面镜子
关于生活
我还有纷繁的欲念
像窗下的那棵玉兰树
被风吹乱的叶子中间
无数将开的花朵

春花有姓

早春里的花
像一群娇弱的女子
不经雨淋不经霜打的模样
她们开着
在阳光下
在二月的冷风中
红是红 白是白 粉是粉
清晰分明
花朵眼中的天空
大地与人间
应该是庄严的
那份庄严
值得她们郑重地
说出每一个
无可替代的名字

春来早

还是数九天气
服装店的橱窗里
已经换上春装的模特
淡淡的鹅黄
像二月的迎春花
浅浅的嫩绿
像三月的草坪

万物相爱

蝴蝶的翅膀
沦陷在春天里
风抱着芦苇
在岸堤起舞
冬雪无所忌
倚在梅枝上
细雨打湿石上的青苔
在人间
最美好的事
莫过于看万物在相爱中
彼此消长
在她们中间
我愿意始终是一个看客
目光如大海
所念皆花开

春色匀分

从屋顶斜起到马路上
又从马路上飞到
一棵无花果的枝上
再降落到
一片青菜叶子上
忽上忽下
或东或西
是春天
让一只鸟如此忙碌
是神的意志
请一只鸟将它翅膀上
载着的春色
匀分给
石头 大地 人间
还有路过人间的我

愿是一棵蒲公英

阳光色的花瓣
收藏我在人间
细碎的心思
风之所向
就是我梦中的远方
落进的哪里土壤
那里便有
我崭新的庭院
如果恰巧
落进一个人的眼底
我就变成一把小伞
为他遮挡季节里
变幻的忧伤